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## 与时间打交道的诗人

中国文化里，不少今昔对比，有人专拿时光作主题。孟浩然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如此。归有光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如此，桓温“树犹如此人何以堪”如此。

公元805年，刘禹锡34岁，被贬连州，人还没到，半道上又被加一脚，踹去更远的朗州。一去十年，豪气未泯。十年后回长安，《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——我被赶走的这十年里，你们这帮新栽的桃树，长得挺茂盛啊？太豪迈又太傲气了，得罪了权相武元衡。

没一个月，谪令又来：朗州不够远了，连州、夔州、和州，一路向南。在和州，地方官故意刁难，半年让刘禹锡搬了三次家。寻常人该崩溃了，刘禹锡傲然起笔，《陋室铭》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

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——我就是仙，我就是龙，我德馨！十四年后，他再回长安，当时武元衡已故，玄都观的桃花也都变了菜花。刘禹锡《再游玄都观》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？前度刘郎今又来！”——曾在此赏花的刘郎我又回来了！用二十四年漫长时间完成了两口气，桀骜不驯，豪迈不羁，大唐最硬的脊梁。

同样是擅长跟时间打交道，杜牧却是另一番光景。杜牧的爷爷是司徒杜佑，杜牧少年写《孙子》注解，献计平虏，23岁他写《阿

房宫赋》，乍看很香艳风流，骨子里却想说：一人之心，千万人之心也——大家都是人，心都一样。秦爱纷奢，人亦念其家——你喜欢奢华，民众也有家啊？26岁进士及第，也想干大事。但之后不太得志，又逢甘露之变、牛李党争，于是着意写诗。

他写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》的往事：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前两句别有妙处：长安锦绣，山顶千门——但结果却是我们都知道的安史之乱。此后的衰败，曾经的繁华。对照之下，荔枝二字，简直刺人。杜牧太聪明了。他要写安史之乱，偏

要写尽此前的欢愉：写荔枝，写笑声。

同样是写前朝美人，杜牧最有趣的一首：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这首诗二十八字而已，但“折戟沉沙”成了

成语，“东风”和“铜雀春深锁二乔”更被引入《三国演义》，后者成了诸葛亮用来劝周瑜抗曹的理由，前者直接引发“借东风”这个典故。杜牧很擅长在历史中找到美人的命运：杨贵妃、陈叔宝和他的妃子们，以及二乔。

所以乍看，杜牧是个十年一觉扬州梦、二十四桥明月夜、铜雀春深锁二乔、商女不知亡国恨、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艳诗人。骨子里，他在意的是“东风不与周郎便”的历史偶然，是“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。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”的激情。民

**用二十四年  
漫长时间完成了  
两口气，桀骜不  
驯，豪迈不羁，  
大唐最硬的脊梁。**